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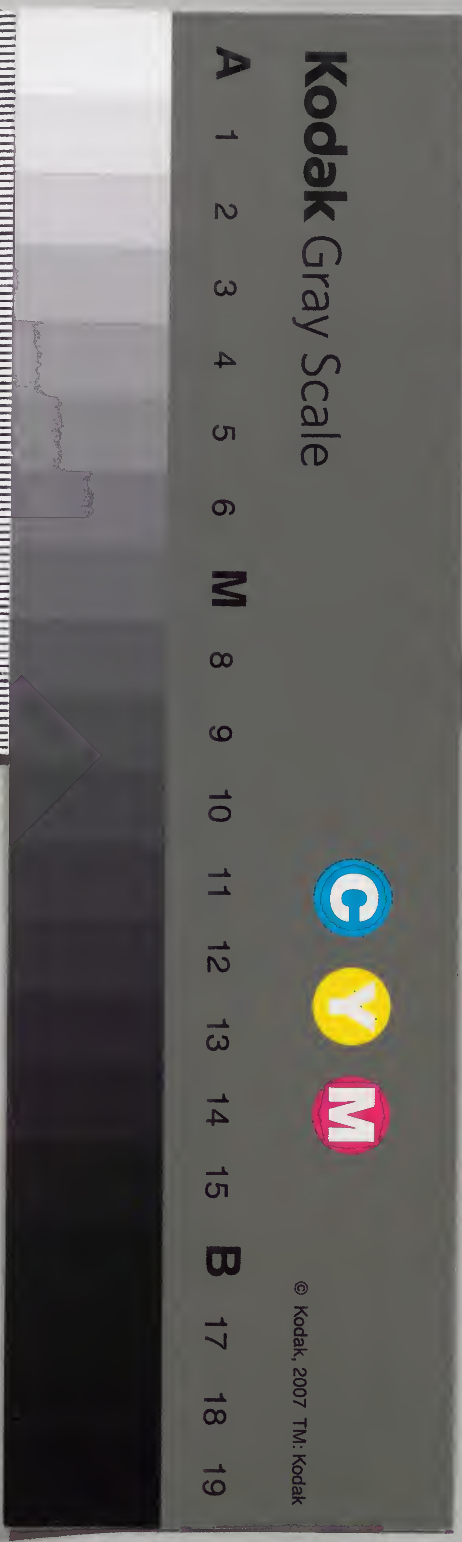
文翰大成

頁九

漢書門			
三	七	四	一
一	四	三	一
一	五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三	七	四	一
三	一	四	一
二	一	四	一
函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41	
冊數	100	(72)	
函號	362	6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獻類選大成卷第一

百十九書目錄

魏

文帝

三篇曹子

廷二篇陳孔璋一篇阮元瑜一篇

吳季重一篇應休

地四篇

晉

秘叔夜一篇趙景

一篇

梁

范一篇劉孝

一篇

文通一篇



陳叔達

一篇王無

以一篇杜之松一篇駱賓王一篇

姚元之 一篇 張道潛 一篇 李巨山 一篇 李太白 二篇
 張子壽 一篇 房次律 一篇 舒元興 一篇 柳冕 四篇
 房魯 一篇 陸敬興 二篇 裴中立 一篇 林簡言 一篇
 陳祐 一篇 邵悅 一篇 歐陽矩 一篇 劉軻 一篇
 林蘊 一篇 崔顥 一篇 劉子玄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九書目錄

第百十九

左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書類

魏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文帝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
 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
 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
 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
 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
 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

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倚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流涕。悲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

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
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
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
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
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
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
復有所述，望不吝。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

與八理書

丕白。良玉以符。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
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
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
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素行，私所慕仰。然四寶
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
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
笑與林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
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
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穿匣開，爛然滿目，畏以蒙鄙之姿，得
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
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詐，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
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
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

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笑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據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之咎。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達求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

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寶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待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天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績也。若夫傷酌陵波於前。蕭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快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百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記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意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妓。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孔璋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恩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六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邑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二者皆下科也然

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後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於雖有孫田墨鬻猶無所救竊又疑焉倚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哥在虜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眾賢奔紂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繁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青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

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絲。聞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立謂為情人。是何言歟。夫駮驥垂耳於垆牧。鴻雀戢翼於汗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殿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江。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立言必大噱也。洪白。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元瑜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我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臨元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此韓信易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一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詔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過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未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資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

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乘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

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沅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放意。昔赤壁之役。薄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逐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紉。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九江。貴欲觀湖濶之形。定江瀆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問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禱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言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綏。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臣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

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遠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如懷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素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還意是以應時。以補救之。歎而慎別。功罪。漢之義。濯。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景之而已。

答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既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灑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頰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屬替言辭。漏滌。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隻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骨髓。懷眷而愀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

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鎮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惟媼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踴。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於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既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憐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荅不敢繁詞。吳質白。

與蒲公琰書

應休璉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著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即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揚情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組綺錯。羽爵飛騰。才曠高微。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

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入禽蔽綠水沙場蕤故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之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即曹長思書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闐闐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眚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敏翼於故技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汲黯樂在即署何武耻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功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羣生時步玉趾推蘇不興清談而已有似周堂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塵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脩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日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般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足而澤沛以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注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力異姿罰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

可以為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北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塗，雨師灑道，接轡清路。周望山野，心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首脩。味踰方丈，心逍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口。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使嫫稱妙。何其微示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通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罟塵。思梁汶上，每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鄧暉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此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單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駭奔之勞，俟河之清，今時幾何！且官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隗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成游言，以增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宿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爲言。慎夏自愛。璩報。

晉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亦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昔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

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
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也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
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薦
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不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
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一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
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
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
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
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
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仲
瞻數君可謂厥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
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
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
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
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
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泄令胞中略轉乃
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
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
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
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誦之而未能及至
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
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

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
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
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
之不置。一不堪也。袍琴行吟。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
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
褻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
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
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
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
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
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踞塵臭處。千變百伎。在
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
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
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
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
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
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
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
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
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
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
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
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
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

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決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賜子奴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猶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群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阜之內，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唳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
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
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
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
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
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鞶陋宇。則有
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
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
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
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
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
山倒瀛。太山令東。五復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人

之面。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摧屈。自非知
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
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傾
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唯房之裏。
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
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求離隔矣。熒熒飄寄。臨沙漠
矣。悠々三千。踰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
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
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梁

與陳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

出奔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
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
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
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
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
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
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
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
復先典。彼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
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
行有序。佩紫懷黃。讚惟慳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
焉。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
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
露所均。不育異類也。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
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死偽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
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
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
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豈
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季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
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白環西獻。桔矢東來。夜即滇池。解辦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
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
殿下。明德茂親。摠茲戎重。方弔民浴。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
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立遲頓首。

一重荅劉秣陵沼書

劉孝標名安平原人東寧石渠閣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之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齊梁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肩影凝嚴。側身高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溪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斥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每以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卽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字。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唐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始撰隋紀。雖承厚眷。慙然自矢。誠恐持却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鄣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延。簡牘。伏念旬時。輒披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滕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錄雖不佞。竊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為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紀

言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叙立德立功之
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闕杜稷之安危涉
夫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
言泯絕上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
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焉
迂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絕
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
息矣然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郊裡建社稷樹師長撫
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
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
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
亡國之餘幸賴前代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惡善誘頗識大

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者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
衣冠道義謠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身憑藉時來妄
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
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叙致浮雜褒貶阿黨述時
望者以爵祿為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為能事至於密會王
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貧救寫其祖父冠冕
胤嗣婚姻以為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
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
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貞良史焉
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玉豹之謳遊惟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
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懼後之作者復
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

則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恃疇眷，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點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冑大業起居注往。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無功

父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瑛，步頓生光。豐屋華榭，顧蓬蒿而徒眷；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栖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頤之操。雖心期所託，吾直遙存。而出處雖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麟羽，宛若承顏。望

觀述作欣然得意。八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誥。好事豈擬唯傳子孫，方復固其緘滕。嚴其肩矯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於城，嘗與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逢水反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點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川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荅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且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為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竒跡獨全，去干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

弄誠足樂也。此真尚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鍾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袒德薄。五行無疑。駐夸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為銓釋也。蓬更知聞。杜之松白。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

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參負比。向之悲積。西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憑肝膽。矜小人惘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於不揚已。歷詎公卿不及。於策名不戚。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臨。以書記之事。擬人即多慙。阮瑀入幕。則直鄉。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相許。尚且捐軀燕趙。耳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

卷之九 裴侍郎書 一

施所以迄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
老母在堂常嬰羸恙麩糗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
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朔
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
之事乎况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
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
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
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存興之佐命下以
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
豈貧貧賤惡榮華厭萬象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
之者哉僕有乾沒蕙心庸常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
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
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
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
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四王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
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一不贊而更憂能傷人迫西
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道類協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
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
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荅張九齡書

姚元之

忽辱棧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
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
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
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

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
辯近蒙漿擢倍勵驚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
稱職豈揚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足於察
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
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為明分矣猥惟不敏敬承
厥休特當座銘永為身寶元示頓首。

與鄭駙馬書

張道濟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為國道德為身老室之尸牖孔門之振
闡足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六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弛廢
禮樂其所遺失將詣真宗不念思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
常復命近於無有知常其有知見耶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
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
知之是化為我用唯此二義繫莊生亦不始盡言焉非崇陽
之深於道者孰為輕導茲音也。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巨山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子嶠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
事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山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
汙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
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攜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
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大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亨
言進退利貞嶠當休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洲密迹未真嘉
適之交閭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顧嘗希仕尺寸徇祿斗升
胥僕之與鄰奔走之為役娑娑塵垢之下蹉跎藩籬之際區
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寔以泯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

終夜九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為累至於有
文無害之政得玉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
愚直任此拙難入門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琴
曲惟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誰有中人見識誠不幾乎幽蘭
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黍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
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
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驟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
千毛遂乏慶囊之地雖願披心膽進款誠雲漢逾邈風流遂
遠夫客果有能不孤彈劍之食士安且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
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於知已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
照天池撫翼厨開銘鼎庭列歌鐘吐鹽之言植堂之望
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

度量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亦極精
微之數粵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左蹤二八或奏曰言
伏丹墀而心啓乃迴天獎憑紫樞而目送南宮祕署出入生
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鷲繡藻群龍者焉下走
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桑之禮賁帛翹
車幸在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
林易農下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
前惠鄙賤之質未改提獎之恩已別昔時蔓桂早得因地而
生今茲桃李翻以無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塞其通者乎
今餘秩無幾解巾有日便當歛襟初服收拙後塵仁云何從
罷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
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

謙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諺所以低徊歧路行軸蓬心渴
翰操觚而不能已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以深廣損上益
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已之求有屈位而申道沈接之愛
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肩鑰閭奧使屬睇之目隔逾
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御賓以之失位簪客以
之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為黃鶴之舉公景之容不作真龍
之遊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
黃金之言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
賓輕若鴻毛節下有徇生之士敢薦狂妄惟君侯擇焉

與韓荆州書

李太白

白聞天下譚士相聚而言曰生不願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
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邪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
之事使海內豪傑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
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
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自得脫穎而出即其
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二十成
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
氣義此疇曩心迹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
行動天地筆參於造化學究於天人幸願開張心願不以長
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譚請日試萬言倚馬可
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
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
青雲邪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
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二十餘人或為侍郎尚書先代所

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叶律入爲祕書郎中間房習祖黎昕許
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賜
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
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願效微軀且人非堯舜
誰能盡善白謀猷善畫安敢盡於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
塵穢視聽恐雕篆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紙墨
兼人書之然後退歸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
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闕贊飾唯君侯圖之

上安州裴長史書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安得不言
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
陳其萬一邑之賢慙惟君侯察焉白家亦金陵世爲右姓遭

沮滌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
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
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蓬弧矢射於四方故知大
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跨蒼梧東涉
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
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憇迹於此至移三霜焉曩者東
遊維陽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
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
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
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
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
洗削裹骨徒步而趨負之寢與携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

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明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志。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何足盡陳。儻其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雁鳥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々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門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々。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鄭國。時惟清哉。稜威雄々。下憎群物。白切慕高義。三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巖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

害若使事得其實。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張目明膽。托言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荅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愚。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揮長劍乎。

上姚令公書

張子壽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

子之慮所能預益。亦已明矣。然而一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若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目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逆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義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弊未盡。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果乏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帝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

終乃背之而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游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所以為君侯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報之舉息彼訕上之矢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壁匿無光容以求進雖後特而自安今豈無之何此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庾亮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上張燕公書

房次律

名瑒宰相融之子拜平章事

竊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干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黔黎之艱阻妄矣瑄直以有詞不自明微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罕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復念止于旬時若借人為容則耻殊特達款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竒圖左右見異借用舊禮獻此琬珪莫贄列得啓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

行惟易為犯德。瑄非敢如此也。願左右明之。瑄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公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後其理亂。瑄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朝。徒亦形似英哲之蹤。辱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瑄因以私進所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瑄幼為先相國棄委。翳於秦燕之下。因物遂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厄。然後以菑獲為懷。將祇若遺謀。乃發前言。筐篋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誠焉。約之立言。依以扶信。若赴古道。則適若逢今人。則乖。或謂之非。或謂之是。求我哲匠擊此困蒙。顧此身在下流。無聞上士。未足為先君之嗣。不可見先君之友。况有貴賤之異。為之隔閡乎。深惟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不知相國之富貴如此。瑄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及曰。人以道義求我。我不當以貴賤瞞之。借如宣父有國之貴寧拒游夏之徒歟。夫其此心。千載一用。豈瑄也。嘗之。又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貪也。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瑄趣仁者。而久未行。何乎。衣惟素褐。乘非車馬。聞人斥之。駭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論訴。豈聞道之士乎。故獻玉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以溫和之顏。賜其清閑之宴。大觀宗廟。旁見百官。上諮為人之紀綱。次及作文之利害。然後陳百一之誠。諷南山之詩。醉德寫誠。俯而告退。瑄之願也。未敢忘也。若其取於今日。許時入奉。一歲之內。得再廁法曹舍人。聞詩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筭有衣裳。天有秩序。聖君在上。何人不歆。如瑄今日。未敢生心。儻見露之時。為左右所罷。亦願起自燕國門下。令眾人別意。瞻矚也。貪竭鄙志。不覺多言。妨塵宴私。憂危失措。儻左右垂無

窮之惠。降不測之禮。錫數字之荅。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下士之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照微軀。價傳多士。輒飾瑣貌。以俟軒車。

上論貢士書

舒元輿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脩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不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亦昭昭矣。何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出此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為登源原流。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漿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軀。事便僻巧佞。馳騫關鍵。固臣之力。非不能也。恥不為也。故臣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

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冕再拜上書相公閣下。昨得將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書。并荅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冕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刪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慙。去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廣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為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為諫歌。因諫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道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于西漢揚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口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取為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者。藝之流也。故天子末之。是以四揚荀陳

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
不得行束脩之禮以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
至風而不本於工一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
際意不在文而方人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
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天
可以變風雅而一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
風俗移人久矣士人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
人也豈獨房杜在下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
弊一也變之之化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
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
王道興此二者其仁聖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再答張氏快射書

辱還答知朝廷上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
中變故吾子言士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
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
上患其志不固一小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
即人為之時天日不違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九說于湯其
道乃行天為之吐也商鞅以疆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為
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
成矣愚公者志必以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
能感天在於心日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無知亂齊管仲霸
之晉室中絕王若守興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彼謀之如神即
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
必有其事事至云退君子不為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

志也。故君子曰：不可動也。罪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晁白。

與權德輿書

晁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即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言。又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物故。吏道之閣下。豈不謂然。自漢行詩賦。明經。其經問義十道。五

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豎之。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一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為下等。不立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常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千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

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顯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頓首。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頓首。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為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為之。或有為而為之。既為頗近教化，謹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歷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注龍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為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冕頓首。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皇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侯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橫霓，而貢士布衣有塵，飢童無色，蹇馱竭蹶而來，干謁誠志，業不作，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為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齧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僅飢蹇馱也。所以愧者，

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夫賈居闌廛。藏甘六貨。物侯有求者。雖巨
人必恭然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
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云。而自唱曰。某好物。某
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色然視之。問其有幾何。其唱者且
平其直。必愈卑之。十七八戲耳。誠金一玉。其物貨。祇以盜有
而竊置為宜。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士之千人亦然。
士非不能隱山林。群麋鹿。脫俗姿態。又思孔子干。歷削。逐如
此。而不足以求行道。學孔子者。又安得傲然自遂而獨善耶。
亦非得已。富貴之人。能趨求貧賤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
也。又不謂諂佞也。又不謂利也。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
大謂之假聲勢也。中謂之諂佞也。下謂之利也。且見自書。信
稱說當時英豪。智能。或云禮士。或云愛客。或云薦寵後輩。及
言雖約節義者。則不過不諂於富貴。不感於貧賤而已。今之
君侯。不惟其不禮士。不受客。不薦寵後輩。蓋無意趨求貧賤
之人。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得罪過。不一二而已。惟閣下有
古英豪之氣。必能招來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海矣。不
則雲卷一丘。閣下識其之心。非有覬於閣下。而云云其說。閣
下且視之。為何如。其理豈不然耶。他侯盡於祭戟之前。某再
拜。

與回紇可汗書

陸敬輿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婚姻。約之以
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
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皓及踏本。啜黑達干等
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為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

仁善隣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弘禮讓之風保合大和用寧
區宇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為君之道本
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
況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圖自茲
以還情契弥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細想至誠當同此意所
附踏本啜秦請降公主姻不失舊規待弟表到即依
所請宣示百察擇日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頗立功勳
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疋至來年三月
更發遣一般餘並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
並却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
愧厚意

與土蕃將書

勅尚覽鏘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家與大
蕃親則舅甥義則隣援悉人繼好固是常規朕嗣位君臨思
安兆庶常以信讓為事不以爭競為心區域雖殊覆育寧別
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
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
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
兵竊據城關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京
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訓賞遂許四鎮之
地以答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
既未至京有非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論朕欲苟循彼情便
令鐫刻則是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
好實於推誠將番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九

湏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親隣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
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
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湏歸至當所論先許每
年與贄普綵絹一萬匹段者本來立約亦為收京然於舅甥
之情此乃甚為小事二國和好即同一家此有所湏便當不
悅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贄普若湏繒帛
朕即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
彼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本和
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思令圖以
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
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尚結贄論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
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真所領將士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
匹段並已排比許卿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即發遣往今各
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寄李翱書

裴中立

前者唐生至自滑德辱致書札兼獲所賦新作十二篇度俗
派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
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為立器為銘與弟正辭書謂文
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
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
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父益無愧詞竊科弟亦
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悒亦欲商度其萬一
耳若弟擯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豈何足採取若猶
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

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
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
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其冊府故可得而傳也
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
國理天地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
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諷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
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
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
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
載者多矣不足為第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
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
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聞而其言

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人所謂文
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
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
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
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杜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
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
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
可及平居而不可諭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
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
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異
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

章句。墮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直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僧類云。待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第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滯。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參。怪之畫。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半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癯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實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策蹇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方書。無餘。從表兄。正。春簡。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揚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有習於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孤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濯孺子之道也。脫二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曰吾自能非授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俚音也。其能庸能也。嗚呼。聖人之道。與琴孤之道。相遠矣。而琴孤尚能自習之如此。況聖人之道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揚雄死。今得聖人之言。能傳說聖人之道。閣下耳。今人踰閣下之門。孟軻揚雄之門也。小子幸儒其業。與閣下同代而生。閣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為異代惜焉。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帖

春雷作龍蛇不安於蟄戶。小人用君子思奮於康衢時至氣
 動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一小生區區願有所陳伏以今之
 獻書者語取士之得失揚一烈之弘懿多矣。方尺之下固當
 有在。小子淺陋自陳所抱。日不遑意何敢妄有稱謂以成繁
 文哉。然而志苦者聲必哀。氣直者辭必端。苟察之不惑聽之
 不失。則伯牙不碎琴。卞和不泣玉矣。閣下宗文祖德名全道
 著。執贄循牆如帖者固多。馬門屏故人非敢自道。前者病中
 求拜輒以愚弱自疑。猶記與善謂遇長者之眷。固無戲言。孤
 負知見。跼地無措。衣化京塵。星霜七周。分將委運。方理歸策。
 適有一外闕舉解至。翎羽之類。志氣由存。欲就明試。不能自
 決。友人樊生之見。謀曰。足下與元宗簡不與他解。就試明主
 是下其審處之。李行舉者不然。使吾子為主司。如君之召辱
 者。將為伸之乎。帖曰。伸之行舉日就試可也。有姚袞曰。夫道
 窮而心泰者神與之。俗變而志定者義歸之時。之通塞非智
 力所及。吾子處否若泰。不以其守久矣。今主司方以公用駭
 拘俗。吾子賢。淮陰之辱非歸信罪也。不賢損益何有於衆人
 哉。帖曰。惟欲聞後命矣。嚴考功之納樊衡也。以為取衡難。得
 衡無後悔。黜衡易。失衡有。退恨故開一人之數。以容之人。到
 于今不謂衡忝一第。而謂。傲得主司求人之義也。伏想閣下
 虛求當甚於嚴也。小子焉敢有希於衡哉。懼畏不敢多陳。死
 罪死罪。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某白。一昨猥辱。向奉徵及。玫瑰弊廬。所有敢不供上。輒獻數

本惟怨其非多此物嘗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庭雖
萱草忘憂各歡蠲忿無以尚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之故閣
下不憚煩以採掇則士之有才有藝者必將盡力而搜求人
人相賀皆有望於明公矣其猶慮花卉移植之際或有天閔
其生詢樹藝之叟求長養之術叟曰以吾鄙見先務及時第
能當春徙之度地居之順其陰陽遂其成性根莖未固擁之
以沃土枝葉未茂澆之以寒泉則扶踈鬱映紅芳可得而翫
矣觀叟所為其理信然誠以臃腫之姿願附於玫瑰之末
擁土澆泉非明公而誰良時在茲無或遐棄不宣其頓首

移陸司勳沔書

歐陽鉅

月日歐陽鉅移書郎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為
貞者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一人耶嗚呼二

之笑百百者有比耻於人而已百之笑一者舉目無比其
如耻何伏惟閣下少垂聽臨見鉅在閩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
矣及來京師又逾一紀嘗知閣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
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其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
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閣下為郎閣下侯而來鉅謂斯
來也享數年有見必言有問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
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耶西夷之患皆平矣無有策耶天
下之無賢者不可舉耶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耶天下之無
賊者不可劾耶天下之無宦者不可雪耶天下之無屈者不
可伸耶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耶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
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麟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
豈徒鼓動以朝廊食而退是荷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

蕩如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
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拒謂閣下
今之為不及昔時。不為明矣。且逢萌不掛冠。孰有萌耶。孫楚
不漱石。孰有楚耶。閣下始心為直。苟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
士。史傳諸科。孰不即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
閣下之右。拒所謂為郎。不若不為。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
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
所聞。勿顧其身而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
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勝景。山川如繡。鱸膾莼羹。放歌長嘯。
夫如是。永為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拒再拜。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先在上。雙龍為相。犬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鳥

狼子是宜徼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
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忝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
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為也。然而
濟是心。不為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
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兇孽。新夷秦階。初
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
宗玄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以聞相公
以是為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
雖有磁基。不如乘時自用。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
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
以為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
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為房宋者也。又非有

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借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耶。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為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贄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挈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為聖賢。況當相公首筮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犬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為。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甘回枕。此豈知相公第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為魏魏蕩蕩之績。立抑其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為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一錙銖輕重為之。準者耶。以鼎之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以為滋味者耶。若軻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日知書來。取不為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遐蹤。切慕左丘明。揚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為書。故北居廬山。亦嘗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享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軻恐懼再拜。

上座主書

軻今月十日。祇奉榜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書導志。軻性顓魯。徂隸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真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禪銖兩首。自低昂已定。乎徇已者之論。是私已於有司。非公有司於已心。軻也。

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為農人家天寶末流
離于邊徒貫南以邊之人嗜習翫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
治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篤敬雖夷貊行矣故處邊如
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于廬山之陽
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力大耋或農圃餘
嗜積書窓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寢成書癖故有
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
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為墮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
生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
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于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
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
上齒庶或舉芳入幽不以孤秀不類揀金于沙不以泥土不
取閣下自謂此心宜如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
至三則不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別矣伏荷閣下以清
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在手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
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
宜實公器而荷百禄豈祇區區世人而已哉軻也生甚微末
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矧體乾剛
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
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切者國家有
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
以此輒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

囊縣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
得弄刀筆誇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社佐太宗文
皇帝剗革凶孽天下廓清姚宋佐玄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
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我疆我理陷於犬羊嗚呼今所
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為外域可不痛哉
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綬恐其有非常之患也
儻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跽齧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
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
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畫藩維擁旄鉞
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
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
日貴富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胤嗣士卒
窮年不離饑寒以月繫時力伏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
奔鳥獸附於藪壤故死者歆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
十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不得其人
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大戎馳突不一日二
日則彼三鎮強者閉壘自守弱者奔壁而逸豈暇為國家以
却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刀斗不聞煙塵不
飛蓋宗杜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
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既切念邊
軍不遑終夕飛藟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
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兼知名節度有營田之
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賀公之賓僚悉皆和柔斗粟必欺於文素
一言可致其黃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

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
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
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
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
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
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為人不
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腑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為
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大戎之域三歲考績
能則優獎否則擊戮已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
不為不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率爾乎
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俗隱之
文章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為漢多有異材
豈唐之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面之

薦樊衡書

崔顥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兩山雄崇是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
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
可以執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
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有之類莫不踴躍况詔徵隱逸州貢
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玉陪鑾日觀此州
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
獎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今當
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顯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墀
用增戰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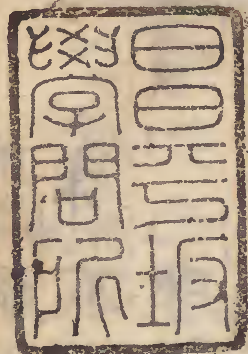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紕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爽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上起

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正詳。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諷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回。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齷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涵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廢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

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
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
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
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革傳叙事則事有豐
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
事勞逸宜均揮鈔奮墨勤墮須等某裝某篇付之此職某紀
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
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
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
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原而時談物議
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
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溘何時輟
手竊以網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
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
懷知已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
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有芸閣之中
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
安之米乞已奉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
下哀而許之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cursive or semi-cursive style.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dark stain.

